

中華農學會報

第一五四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農業經濟專號

中華農學會出版

南京鼓樓雙龍巷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四〇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No. 154

November, 1936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No. 14 Shuang-lung-hsiang, Kulou,

Nanking, China

中華農學會報

第一五四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農業經濟專號

中華農學會出版

南京鼓樓雙龍巷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四〇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No. 154

November, 1936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No. 14 Shuang-lung-hsiang, Kulou,

Nanking, China

中華農學會報定報價目及廣告價目表

定報價目表	期數	價額	(一)郵費國內免收國外全年一元二角			
	一期	二角	(一)單售專刊價目另訂			
	六期	一元	(一)舊報均照原價			
	全十二期	二元	(一)郵票代價實足計算以一分者為限			
刊登廣告價目表	面特普地	積等通位	期數	一期	六期	十二期
	備註			一面十三〇元	六面九〇元	十二面七〇元
				八〇元	一六〇元	三〇〇元
(一)本會會員中如有新出之農業著述標本農具等項委託代 登廣告者照價五折但非農業範圍內之廣告仍照價收費 (一)各農事機關團體廣告均照價五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刻圖 工價另議 (一)代登廣告費無論本外埠一律先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農學會報

第一五四期

每冊定價五角

編輯及者

中華農學會

南京鼓樓雙龍巷十四號

電話三一三五四

印刷者

仁德印刷所

南京常府街十六號

電話二二三一〇號

發行所

中華農學會

南京鼓樓雙龍巷十四號

電話三一三五四

本 期 會 報 目 錄

(第一五四期)

(農業經濟專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弁言.....	1—2
農村建設問題.....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黃祐桐.....	3—10
論商業銀行之農村放款.....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王益滔.....	11—25
中國農業商品生產之發展條件...中央農業實驗所.....杜修昌.....	26—46
農產品生產費計算之效用及其方法.....	
.....安徽大學農學院.....馮紫崗.....	47—52
中國農村人口的出路.....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傅葆琛.....	53—64
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之檢討.....金陵大學農學院.....楊銘榮...	65—113
最近六年來中國主要農產品之輸出與輸入.....	徐壯懷...114—152
本會記事.....	153—160

THE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No. 154

November 1936

Special Issue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ontents

Rural Construction Problem.....	Huang Ku-tung.....	1—2
On the Agricultural Loan of Commercial Banks.	Wang Yi-tao.....	3—10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oduction.....	Tu Siu-chang.....	11—25
The Effects and Metho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st Accounting.....	Fong Tse-kan.....	26—46
The Outlet of Chinese Rural Population....	Foo Pao-chuan.....	47—52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ic Problem.....	Yang Ming-zon.....	53—64
Exportation and Importation of Chinese Princip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Recent Six Years.....	Hsu Chuan-wei.....	114—152
Report of the Association.....		153—160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弁 言

中國向稱以農立國之國家，耕耘種植，自足自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政教習尚，于焉形成；文化風俗，于焉創立。迺自海禁開通後，帝國主義之經濟的侵略，深入堂奧，重以封建勢力之蔓延，武人匪共，割據滋擾，軍閥官僚，重徵暴斂，金融組織之腐敗，災害之環攻，遂使農村經濟之情況，發生空前未有之變動。其顯著之現象，則為生產力減低與物價之跌落，副業之不振，荒地之增加與土地之集中，以及資金之外流與逃亡之增加。農村日就破產之途徑，國家前途之危險不言可喻。是則今日陳吾人前者，為若何嚴重之問題？吾人對此種種問題，應為若何之認識？農人之待拯救若是其迫切，而解救之方法途徑，又復多歧，吾人所注意者則凡所立論，幸勿稍涉空疏而不切實際，農業經濟專刊之發行，應適合此項之需要也。

農業經濟學為經濟學之一部，又為農學之一種。講求此學者必實行下述之方法：（一）調查，凡農業經濟之現象以及其活動事項，可施以精密之調查；（二）記錄，凡農場之財產，工作時間，收支狀況，可施行詳細之登錄；（三）實驗，凡研究農事方法之經濟價值，可施行確當之實驗，例如精耕程度等，可達若何之限度；（四）比較，較量各種現象之同異，以定其性質之範圍；（五）分析，就各種現象之異同，分別種類使不相混淆；（六）歸納，測定各種現象之真實價值，以闡明因果之關係；（七）演繹，由既知之現象，推測未知之現象，由已往之現象，推測將來之現象；（八）證實，由因果之往復推求，得以證明其確實之程度，循此八項之途徑以行，自不致有涉空疏而不切實際之弊矣。

農業經濟在農學上之價值，初不下于農業技術；中國農業品種之惡劣，農具之粗笨，肥料之鮮用，病蟲害之不能防除，為從事農業技術者，所引為亟待改進之點，抑豈知關於土地之細分碎割，經營之曠日費時，資金之缺乏，交通之困難，關稅壁壘之不嚴密種種等等經濟狀況，其待解決或且有過之也。

十年以來中國農業經濟之研究已有日漸增加之勢，論文著述汗牛充棟，足見我國人士對於農業經濟問題之注意。其施之于實際改革之行動者，則有農村合作事業之舉辦及推行，農村土地之整理，大規模國營農場之設立，農業金融制度之創建，農業倉庫之普遍成立等，均為顯著之事實。從茲繼續研求，必可于實用方面供獻不少。

本會會報在本年內豫定刊行『農業經濟專號』，前經推定湯惠蓀，吳覺農，喬啓明，劉伯量及啓宇為負責徵稿及主編人，乃承各方不棄，見惠宏篇巨著多種，祇因篇幅有限，不及遍載，僅選擇七篇先行付梓，其他容陸續發表，于茲付刊之日謹誌謝忱。

唐啓宇謹識

農村建設問題

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

黃 枯 桐

農村問題，不是單元的問題，是個多元的問題，這誰也能夠認識的吧。那麼，所謂農村建設問題，不消說也是個多元的問題了。換句話說：農村問題，雖具着種種的特殊性，然此只在其問題底具體的表象上看來，是屬於「農村的」而已。如果進一步去探究其問題底因果的規律，而把握它的抽象的合法則性，使得認識這個問題，決非局限于「農村的」，而是屬於「國家的」或「世界的」了。肯定了這點，則于農村問題底探討，纔免陷入觀念論底泥坑，纔免爲形式邏輯所迷惑。從而農村建設問題，它的理論底根據和它的實踐底途軌，纔得正確地把握到，免致弄成漆黑一團！

上面所述簡約的概念，可說是我個人歷年來的主張，然毫沒有改變過，（讀者不妨檢閱我最近發表的「中國農村往何處去」一文，載在廣州刊行的「新宇宙」半月刊第一卷第二號；又轉載在中山大學農學院出版的「農聲」第一百八十一、二期合刊裏頭。）此地無暇重複地申述，僅再把老話節錄一段出來，請教讀者諸君。話是這樣：

「中國的農村，決非能夠局限在中國一國之內的。換言之：中國的農村是和世界的農村，有如電流交感着的了。今姑不必拉到這麼遠大，祇就中國來說，中國的農村亦早已和中國的都市（或說農村和農村以外的一切），有如電流的交感着。農村之所以崩潰，決非盡由于農村本身孤獨的作用使之然；既如上面所說，是受着

內在的和外鑠的兩種摧殘作用的呢。假如止除去了內在的摧殘作用，而外鑠的摧殘作用依然存在甚或加厲，則所謂農村建設，豈不是又落空了嗎？所以這兩種摧殘的作用，非同時把它解消不可，這是應當注意的消極的一面；而農村建設和都市建設，則宜同驂並進，不容厚此薄彼輕重失權，務能達到兩者並存共榮的境地，這是應當注意的積極的另一面。如果要待到個個農民都是不愚不窮不弱不私，農村亦俱健全起來，那時候才來解消外鑠的摧殘作用（或許有人說，到那時候，外鑠的摧殘作用會自然地解消！）才來矯正都市膨脹的弊病，恐怕是金丹煉就日，滄海變桑田了！若把帝國主義的勢力聯繫着設想時，更加令人覺得這樣子的辦法（孤立地建設農村），不免有幻滅之感啊。

所以我總以為這內在的和外鑠的兩種摧殘作用，非先行解消不可，而農村和都市，亦非同時建設不可。簡約地舉示出來，則一切貪污土劣軍閥等等的摧殘作用，非解消不可，帝國主義的壓迫，非解消不可。倘若無法或不能把它解消，則不免要講一句勿識相的話，就是在此等摧殘的作用高壓的勢力之下，農村建設，在我看來，無異于操豚蹄祝滿車，殊無多大的希望啊。然而問題的焦點，却不止于是，要在于如何才能解消這等摧殘的作用高壓的勢力，說到這裡，就不免發生種種的疑慮」。（見「中國農村往何處去」）

讀者諸君，看了我上面的一段話，當得瞭解農村建設這回事，並不是以農村為出發點且以農村為歸結點底一種簡單的玩意。從而可以明白：並不能亦不容許拿一種單純的方策去建設農村，便得把農村建設起來。譬如

定縣和鄒平這兩方面的例子，在我的淺見看來，就不免有偏重「教育」這個方策底情勢（固然沒有「爲教育而教育」的毛病）；而對於農村內在的矛盾和外鑠的關係等項，亦不免有迴避底情態。我這裏不想加以批判，千家駒先生發表過「中國農村建設之路何在——評定縣平教會的實驗運動——」（「申報月刊」第三卷第十號）及「中國的歧路——評鄒平鄉村建設運動——」（「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七期）兩篇文章，讀者不妨取閱。

農村建設上，首當注意到的，就是農村的生產關係。目前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不消說還是封建的殘餘在作祟，或者可以粗畧地說牠是半封建的生產關係。在這樣的關係籠罩着的農村，可以見到土地底分散，喪失與集中，農業經營底零碎化，農民大衆底貧窮化等等現象。換言之：可以見到農村內在的矛盾日益深刻，若加上政治的打擊財政的榨取以及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農村底破產，就愈見其加速了。（這些都有具體的事實足以證明，因爲我這篇稿子，目的不在于分晰這些事實，故此略而不詳。）但是我們要注意到，所謂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並不是局限于「農村的」一隅，應與整個國家以及帝國主義聯繫着而加以思維，這樣纔能夠把握農村問題底因果關係，而導引出農村建設底理論的體系及其建設的途軌來。如果肯定這個原則，一切唯心的觀念論，玄學的禮俗論（這個「玄學的禮俗論」一名，是我起的，因爲梁漱溟先生訂的「村學鄉學須知」，說過「村學鄉學意在組織鄉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規定其組織間的分際關係，而想養成一種新禮俗，形著其組織關係于柔性的習慣之上」一套話。）等等令人陷進漆黑一團的神祕圈底思維，便可以廓清，而於農村建設上，始免歧路亡羊的迷惘呵。

農村的半封建的生產關係，如果明知其然而又把它置之度外，即一面任它繼續存在着，一面在建設農村而欲形成所謂「新治道」，這在我看來，未免有點滑稽。怎麼說呢？農村裏頭，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兩種站在利害關係絕對相反的份子，想把他們不分皂白地合一爐而冶之，試問可能不可能？縱使能夠勉強地一時地借用舊倫理的教條去制裁他們，呈顯著相安無事的狀態；然而經濟的利害衝突，到底不是倫理的教條所能克服的，事理淺明，無須多說。所以農村建設上，首先要問的，就是對於農村的構成份子應該取怎樣的態度？想把他們不分皂白地合一爐而冶之呢？還是要先除去所謂「害羣之馬」呢？何去何從？頭腦冷靜的讀者，當能判斷呵。

大家都知道，土地是農業經營底一個要素，中國農業的土地在分散，喪失與集中的行程中，零碎的經營則日在增加的狀態之下，那些農業機械化等等促進生產力底所謂新農業的理想，究能達到與否？明眼人亦自不難判斷了。所以「土地改革」馴至于「土地革命」，委實是農村建設上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徒具着新農業的理想或新農村的理想，而不把土地問題解決，做到「耕者有其田」的初步形態，則于農業生產力底增進一事，可謂沒有多大的希望。換言之，在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下的土地支配力，非把它解消不可。最低限度，在過渡期間，亦應該改善其租佃的關係，使一班貧困的佃農，能夠有多少接受農業改良等項的能力。

近年來都市的資金因苦于鼓脹病，而改向農村方面去宣洩，姑莫論其放款的意識怎樣，並且其數量亦沒有多大，要不失為一種佳良的現象。垂死的農民大眾當中，有幾分之幾的得到一點甘露，在表面上看來，是值得慰藉的了。但是要當心的是：農民能不能由此以脫離高利貸的樊籠？又會

不會由此而陷入金融資本的羈絆？假如銀行的農村放款，是抱着養羊擠乳的意思，那麼，農民的貧困恐怕還是不得解除呵。今姑舍此不論，大家知到農民大眾的貧窮化，是由于半封建的生產關係，政治的打擊財政的榨取以及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這些因子如仍存在，儘管改變些花樣去施行農民救濟或農村建設，亦不外乎「掛羊頭賣狗肉」罷了！現在銀價高漲的進程中，很明顯地可以表現出這種的情態。（讀者一查農產物價低落，白銀外流和外貨傾銷的情形，便可以瞭解其中的關係。）

農村建設上，「教育」不失為一種手段，我並不反對所謂教育農民，訓練農民，組織農民等等。然而所要討究的，是在教育，訓練，組織成怎樣的農民？進而建設成怎樣的農村？先問要建設成怎樣的農村，封建主義的農村？資本主義的農村？抑為社會主義的農村？三者必居其一，不容無意識地去建設成一種非驢非馬的農村，不消說了。在殖民地化日益深刻的中國，不容許亦不能夠向後轉往封建主義的時代去，這是毫無疑義的了，那麼，朝着資本主義的路上走吧，而資本主義既在沒落的深淵破滅的前宵，這條路值得走嗎？而且帝國主義勢力在高壓着的中國，能夠形成資本主義的國家嗎？「事實勝于雄辯」，我們可以斷然的說，這是不可能的呵。孫中山先生詔示國人「迎頭趕上去」，不要學霸道的列強。那麼，祇有社會主義的一條路可走了（三民主義的路，是屬社會主義的路，而非資本主義的路）。這是由于形格勢禁使然，亦是社會進展底必然的歸趨。肯定了這點，便可明白農村建設，不是可以無意識地盲目地去建設成一種非驢非馬的農村，當然這亦並不是什麼英雄的奇蹟；而其理論的根據，自更非在于唯心的哲學。

農村建設，不外乎是整個國家建設上的一環，離開了整個國家的立場，而言農村建設，何異于祇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進一步還須看見世界才行呢。所以我反對孤立地建設農村，就是絕對不贊成關起農村的大門來，講求農村自治或實行農村建設。亦並不贊成先發展農業後發展工商業，或由農業以啓發工業，或與此相反的論調等一些形式邏輯的理論。農工商三者不容有所偏重，應該是同驂並進才于國民經濟有利，此稍具經濟常識的人，都得瞭解。粗舉一例看看，譬如農業發展了，農產增加了，而農產加工的工業和農產銷售的商業都不發展，在這樣情勢下，試問農業的利益從何而獲得？（讀者一查我國的絲、茶、棉花等的衰頹情形，當可明瞭我這裏所說的是否合理。）所以我主張工商業地的都市須同時建設，政治中心的都市亦然。換言之：整個國家的經濟事業非同時建設不可，建設的方策雖各有其所宜，然絕無可以機械地割裂的理由，若把帝國主義的勢力聯繫着考察時，當更足以感覺到整個國家的經濟事業非同時建設不可。但是經濟底表現是政治，而政治底基礎在經濟，所以政治如上軌道，經濟底建設，自會碰壁；從而知到整個國家非建設起來不可。關於這層，牽涉太廣，非本篇所欲論，不願說下去了。

我們如果肯定了當走社會主義的一條路，那麼，農村建設是要建成社會主義的農村，其理自明。然而問題就在這裏，現在中國的農村被內在的和外鑠的兩種摧殘作用壓迫着，農民大眾苟延殘喘地救死不遑，一切新農法那有能力去授受，實行，加上天災的流行，帝國主義的侵畧，更加是走頭無路了。在這種情勢當中，社會主義的農村建設底各種條件，當然是未曾具備，然而就應該在這種情勢當中去解消各種阻礙進程的魔障，既不容寬

目地建設，亦不應坐以待斃，故對於農村問題能夠深刻地認識的人們，對於農村建設，無所用其樂觀亦自無所用其悲觀。如果有人希望能夠無條件地建設起新農村，這種希望可說是非愚即妄了。

各種阻礙進程的魔障，如果不加解消，不管怎樣體系的農村，在我看來，都沒有建設成功的希望。一切新生的條件，要在解消魔障底行程中纔能萌芽滋長出來。譬如土地生產力底增進，要在土地所有關係底改善上纔有可能，農民大眾的昭蘇，要在剝削關係底解消上，纔能看到。總而言之：好像病入膏肓的人，如不先行消除其病體內的毒素，清理他的病源，遽然投以滋補的藥劑，抑或藥石妄投，期其速痊，恐怕是反以促其死了。莊澤宣先生說：「鄒平在全國各縣中因係偏僻小縣，可搾取的地方不多，破壞的程度還低，建設也似乎較易。定縣自清末以來即有模範縣之稱，然而鄉村崩潰的加速未嘗因平教事業而見低。近年以來不能維持生活而流亡於東北的年在二萬以上。無錫素稱富庶，其情況亦愈趨愈下。雖則鄉建的聲浪日大，究竟能否抵得住破壞的力量實為大問題，不過我們希望此長彼消，總有一天建設的力量大於破壞」。（莊澤宣：「鄒平鄉村建設的近況及其動向」——「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讀者諸君看了莊先生這段話，當作何感想？

理論為實踐底指標，農村建設底理論，不能依據于觀念論，應求之社會發展底法則上，應透視到社會發展底必然性，這是我的淺見，對不對，還得請教讀者諸君。大家知到農村建設是極要的一樁事體，惟其是亟要，所以要把它的理論弄清爽，免致漆黑一團；進而決定新農村的體制，就是要建成社會主義的農村；從而在建設底實踐上，應該把各種阻礙進程的魔障

解消，要在這解消魔障底進程中，培育出適應于社會主義的農村建設底各種條件來。但是這談何容易，惟其不容易，所以更加要明瞭農村建設不是局限于農村的事件，是要把國家以及世界聯繫着而加以認識的了。

(二四·四·二七·)

新 刊 介 紹

大叢
學書 **果樹園藝學** 精裝定價三元二角 平裝定價二元二角

爲本會會員譚克終君著本年二月中商務印書館出版著者歷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及河北省立農學院園藝教授茲根據其多年教授之材料及實際之經驗並搜集中外果樹園藝名著之精髓著成此書不偏重學理不專尚技術敘述淺明詳盡異常可稱爲我國果樹園藝學空前之名著誠爲與園藝有關之人士不可少之書該書出版未達三月第一版早已售罄第二版亦出可知其受世人之歡迎風行全國也

論商業銀行之農村放款

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

王益滔

吾國之商業銀行，年來因工商貿易之衰退，地產投資之沉滯，一方又以政治關係，農村資金漸呈都市集中之象，於是游資日增無法運用。據章東氏所論，民國二十一年全國一四六家銀行，其放款對存款之比，為百分之八九，至二十二年，就滬上有名之四十六家銀行之存放數比例計之，降至百分之六八，而此四十六家銀行當年之存款，且與上年一四六家之所存者，相差無幾。（見北平晨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七日，章東氏「論農村投資」）。似此死藏資金坐耗巨息，在銀行本身乃一死活問題，非圖游資之出路不可。適逢當時吾國之朝野上下，鑑於農村經濟之破產，羣謀救濟之方，咸主從流通農村金融入手，為最要且最有效之舉，同時如江蘇之農民銀行，其營業狀況，即屬創辦伊始，亦有可觀，且各省合作社之組織，其生機亦極旺盛，銀行業者目覩此種現狀，遂緊緊抓住此時機，一變其投資方向，由都市而轉向農村，於利行之餘兼以利農，此吾國商業銀行農村放款之動機，而就資金還原於農村一點言之，非無可值得推崇之處也。

商業銀行對農村放款之最早者，恐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即上海銀行），於民國二十年即與華洋義賑會及金陵大學合作，放款農村，但係一種試辦性質，嗣於二十二年，於總行設農村放款部，大事擴張，在此期中，滬上各商業銀行，亦各接踵而起，如中國，交通，金城，浙江興業，國華，新華等行是，據報章所載，各銀行且有自二十四年度起以其儲蓄額之五分之一用於農村放款之議者，此蓋以儲蓄銀行法有此規定，同時恐亦為時會之所

刺戟而致。惟以短時期之內，各銀行一舉皆爲農村之放款，遂難免有種種之競爭發生，如地域之爭奪，利率之高低，一時曾引起世論之注意，即銀行自身亦自知非計，於是遂有所爲「中華農業合作貸款銀團」之組織，初加入者，僅金城，交通，上海，中國農民及浙江興業等五行，一時曾有五行貸款團之名，今則如中南，大陸，四行儲蓄，國華，新華等五行，亦先後加入，計共有十行之多，此十行者，除中國農民銀行係一特殊組織之農業金融機關外，餘皆係純粹的商業銀行，劃定放款區域，統一放款利息，加入之行，非不可單獨放款，惟其利息須照貸款銀團之規定，（中華農業合作貸款銀團章程，第十九條），蓋已帶有農村放款之統制的意義矣。

商業銀行之農村放款，在現階段中，頗有種種相同之趨勢，足資吾人注意之處，即第一必有地方政府之先容或農業團體之襄助，第二其放款必限於合作社，第三側重運銷放款尤其是棉花之運銷放款是也。所謂由地方政府爲之先容云者，乃銀行之間接放款，即如各省省府或建設廳與銀行訂立合同，由其担保，融通一定金額，比如中國銀行對山東省之棉花合作社放款百萬，上海銀行對其蠶絲菸業合作社，放款四十萬，又如上海中國兩行擬對廣東之甘蔗栽培，放款百七十萬，皆屬於此。他如金城銀行與華北農產研究改進社合作，放款農村，中華農業合作貸款銀團與經委會棉業統制處之陝西及河北棉產改進所合作，對冀豫陝之棉花放款，再上海銀行於二十三年度所組織之七處運銷合作社，皆與農業團體或社教機關相協作，此即所謂得農業團體之襄助而銀行之放款，則未必專限於間接也。當然各銀行之中，亦有不藉外援以自己力量而放款者，如墾業，新華，國華及中國銀行之幾處分行，但究限於少數，且皆係帶有商業倉庫之儲押性質，尠有